

狮城脉搏 张优远 黄国和

# 解析年长者设定的收入基本线

数个星期前，本地媒体与社交网络广泛地报道了我们的调查结果：新加坡的年长者每个月需要1379元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。

这些报道反映了退休后的自足能力，是许多新加坡人热切关心的问题。

我们希望在这里分享我们的调查方法和主要的研究成果。除了设定预算基本线外，这项研究也让新加坡人的一些共同价值观浮出了水面。

过去的一年，公众对贫困与不平等问题非常关注。针对教育体系与社会流动性，社会辅助与扶贫措施，以及低收入对生活所带来的复杂挑战，社会各方议论纷纷。

因此，这项调查是适时的。它可以帮助我们把目前的讨论推往下一个阶段——设定在新加坡，如果年长者要享有有素质的生活，需要的应该是什么。

设定这个基本线并不容易。什么是基本需求？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基本生活水平到底是什么概念？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方法找出答案？

身为社会学家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必须、也可以有系统并按实证地来审查。

我们采用了在英国开拓出，一套叫做基本收入标准（Minimum Income Standards, MIS）的方法。在2017年到2018年间，我们针对一般的年长新加坡人，研究他们认为基本需求应该包含什么。

我们的研究有两套结果：第一，是一般人如何了解“基本”这个概念；第二，是列出为实现基本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用品和服务清单，以及相应的价格与预算案。

通过和100多名公众的小组讨论，我们的调查显示，在赋予自由和尊敬的情况下，人们对于这些问题是可以达到共识的，并能设定出新加坡社会无人应低于的生活基本线的。

参与者都很细心地完成他们的任务：确认如何合理地满足需求，避免奢侈的开销。他们向彼此澄清或者是辩解为什么某样物品或者是活动是必需品。如果他们无法达到共识，那样物品或活动将不

确保所有人都有条件满足基本需求，的确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。  
我们希望这项研究，通过设定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收入标准，能够贡献以一个所有人都能过得有素质、有尊严的社会。

被包括在预算内。这激发了周到并且详细的讨论，最终的清单也是经过多方考验的共识结果。

他们清楚并一致地强调说，基本需求必须超越简单的生存——基本需求得允许一定的“生活素质”。他们强调独立和自主；意味着不要成为亲人的负担，并且能在生活中为自己做出选择和判断。他们也同意，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，基本需求必须允许社会参与，包括社交与文化活动，以及和他人联系。

基本收入标准（MIS）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把原先看似抽象的东西——例如独立或者是联系的需求——解析成可以清楚并明确地纳入预算里的实质项目。

“金钱买不到幸福”这句话也许已经是陈词滥调，在简单的本义上可能也属事实。可是小组讨论显示了，要满足人们的需求便需要许多具体和实质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一定金额才可以享有的。

虽然这些实质的东西不能够保证“幸福”这么主观的概念，但是它们和基本福祉仍然息息相关，并且也是享有幸福的重要先决条件。

抽象的需求概念又是怎么解析为预算内的实质物品和服务呢？参与者说基本需求超越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，因此他们设定的预算允许有素质、有尊严的生活。

他们提起能带给他们自豪感、乐趣和喜悦的项目。比如说，在讨论家具摆设时，他们重视美观：

“我们要有良好的生活方式……布置家里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居住环境，可以对家里有自豪感。”

参与者在居家预算内，包括了更新旧物品的开销，因为这样才可以让陈设看似“比较合时”，让家里更有活力。

谈到饮食时，参与者认为能够选择自己下厨或者在外用餐是重要的。此外，他们也把偶尔与亲人到餐馆聚餐纳入预算。

他们清楚并一致地强调说，基本需求必须超越简单的生存——基本需求得允许一定的“生活素质”。他们强调独立和自主；意味着不要成为亲人的负担，并且能在生活中为自己做出选择和判断。他们也同意，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，基本需求必须允许社会参与，包括社交与文化活动，以及和他人联系。

基本收入标准（MIS）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把原先看似抽象的东西——例如独立或者是联系的需求——解析成可以清楚并明确地纳入预算里的实质项目。

“金钱买不到幸福”这句话也许已经是陈词滥调，在简单的本义上可能也属事实。可是小组讨论显示了，要满足人们的需求便需要许多具体和实质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一定金额才可以享有的。

虽然这些实质的东西不能够保证“幸福”这么主观的概念，但是它们和基本福祉仍然息息相关，并且也是享有幸福的重要先决条件。

抽象的需求概念又是怎么解析为预算内的实质物品和服务呢？参与者说基本需求超越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，因此他们设定的预算允许有素质、有尊严的生活。

他们提起能带给他们自豪感、乐趣和喜悦的项目。比如说，在讨论家具摆设时，他们重视美观：

“我们要有良好的生活方式……布置家里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居住环境，可以对家里有自豪感。”

参与者在居家预算内，包括了更新旧物品的开销，因为这样才可以让陈设看似“比较合时”，让家里更有活力。

他们清楚并一致地强调说，基本需求必须超越简单的生存——基本需求得允许一定的“生活素质”。他们强调独立和自主；意味着不要成为亲人的负担，并且能在生活中为自己做出选择和判断。他们也同意，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，基本需求必须允许社会参与，包括社交与文化活动，以及和他人联系。

基本收入标准（MIS）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把原先看似抽象的东西——例如独立或者是联系的需求——解析成可以清楚并明确地纳入预算里的实质项目。

“金钱买不到幸福”这句话也许已经是陈词滥调，在简单的本义上可能也属事实。可是小组讨论显示了，要满足人们的需求便需要许多具体和实质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一定金额才可以享有的。

他们清楚并一致地强调说，基本需求必须超越简单的生存——基本需求得允许一定的“生活素质”。他们强调独立和自主；意味着不要成为亲人的负担，并且能在生活中为自己做出选择和判断。他们也同意，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，基本需求必须允许社会参与，包括社交与文化活动，以及和他人联系。

基本收入标准（MIS）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把原先看似抽象的东西——例如独立或者是联系的需求——解析成可以清楚并明确地纳入预算里的实质项目。

“金钱买不到幸福”这句话也许已经是陈词滥调，在简单的本义上可能也属事实。可是小组讨论显示了，要满足人们的需求便需要许多具体和实质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一定金额才可以享有的。

虽然这些实质的东西不能够保证“幸福”这么主观的概念，但是它们和基本福祉仍然息息相关，并且也是享有幸福的重要先决条件。

抽象的需求概念又是怎么解析为预算内的实质物品和服务呢？参与者说基本需求超越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，因此他们设定的预算允许有素质、有尊严的生活。

他们清楚并一致地强调说，基本需求必须超越简单的生存——基本需求得允许一定的“生活素质”。他们强调独立和自主；意味着不要成为亲人的负担，并且能在生活中为自己做出选择和判断。他们也同意，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，基本需求必须允许社会参与，包括社交与文化活动，以及和他人联系。

基本收入标准（MIS）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把原先看似抽象的东西——例如独立或者是联系的需求——解析成可以清楚并明确地纳入预算里的实质项目。

“金钱买不到幸福”这句话也许已经是陈词滥调，在简单的本义上可能也属事实。可是小组讨论显示了，要满足人们的需求便需要许多具体和实质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一定金额才可以享有的。

他们清楚并一致地强调说，基本需求必须超越简单的生存——基本需求得允许一定的“生活素质”。他们强调独立和自主；意味着不要成为亲人的负担，并且能在生活中为自己做出选择和判断。他们也同意，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，基本需求必须允许社会参与，包括社交与文化活动，以及和他人联系。

们在鉴定基本需求时，务实并节约。他们有能力讨论、争执、妥协、并且达到共识。他们认知自主和社会联系的重要性。对与在当今的新加坡，仍然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人们，他们持有一份关心。

一位参与者提醒我们说：“在鉴定基本线时，我们需要考虑到有些人已经追赶上，而有些人还落在后头。有一大班人还没赶上……我们要怎样把他们拉近，该如何设定基本标准？这都将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”

确保所有人都有条件满足基本需求，的确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。我们希望这项研究，通过设定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收入标准，能够贡献以一个所有人都能过得有素质、有尊严的社会。

作者张优远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  
黄国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